

新警察故事系列

XIN JINGCHA GUSHI XILIE

N次碾轧

赵义和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新警察故事系列
XIN JINGCHA GUSHI XILIE

N次碾轧

赵义和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N 次碾轧/赵义和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81109 - 606 - 4

I. N…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703 号

N 次碾轧
NCI NIANYA
赵义和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6.5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3 千字

ISBN 978 - 7 - 81109 - 606 - 4/I · 019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

www.porclub.com.cn

平安大道吉祥路，安全交通幸福源

路，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它连接着城市与乡村，承载着幸福与平安。机动人和机动车、行人、你、我、他，只要到了路上，就都是交通参与者。也许就在这瞬间的参与中，有的人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大多数人还活着，都是在交通参与中危险地活着。那么，这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使得人们一上马路就如履薄冰？就让告诉事故处理中队来告诉大家吧！

第一章

1

王志刚走下警车，人们给他让开一条道。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身后边，安哥还在车里，没有跟着下来。他知道这是在考验他，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

安伟这时正坐在车里接电话，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那个女人特别漂亮，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弄到手了。

接完电话，他很高兴地走出警车，拔着腰板往出事的地方看了看，一起小交通事故，小王完全能解决，问题不大，他就没有过去。

小王处理完事故，再坐上警车往回返的时候，安伟说，今天晚上陪我会见一位女士怎么样？王志刚一下子来了劲儿，但又一想，不对，这好事哪儿会有他的份儿？就说，安哥，还是你自己来吧！安伟就显出沾沾自喜的样子。

王志刚的车开得很好，不紧不慢，给人一种安全感。处理事故的车再开出事故来，就太不应该了。他们没有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没有行使道路优先通行权，因为现在没出事故。

二人说着轻松的话题，行驶在吉祥路上。午后，初夏的阳光还不那灼人。路两旁的绿化带错落有致，布局大方，红红绿绿，十分耀眼。

但是好心情马上就被破坏了，指挥中心打来电话说南三环发生严重事故！

他们拉响了警报器，使用了标志灯，享受了优先通行权，让车

2 N 次碾轧

窜起来跑。他们必须得弄出点响动来。这叫警示，提醒大家，教育大家，千万要注意，要警惕啊！响动越大，教育越深。他们在过十字路口时，毫不客气，红灯无阻，绿灯飞快，吓得其他车辆大眼瞪小眼。这是抓罪犯吗？不是，这是交警处理事故，那不在车上写着嘛：“吉祥事故处理中队”。大家肃然起敬。

2

警车开上南三环，就感到气氛不一样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出事故的环境，不出事故才怪呢，而且出事故就不会是小事故。安伟有了这种感觉。他经常会冒出这种感觉来。

这三环路并不是立体交叉，有许多路口，但行驶的车辆却很多，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跑，小车一辆接一辆地飞，这是一个噪音和灰尘双重污染的世界，它让阳光暗淡下来。正是这种暗淡使安伟想到了那个无灯的路口，一个最让他动心的女人骑着自行车从路口穿过。

她穿着洁白的裙子，为无灯的路口带来了光明，照亮了路口。她是赶来跟他相会的。她赶得很匆忙，仿佛已经感觉到她的手在她身体上轻轻地滑动和停顿了，她的脸都烧得绯红。

那天他正在值班。他跟他的搭档郑启明说，我出去一会儿，一个小时就回来，有了事故给我打手机。我想一个小时不会有事吧！郑启明说，不会的，不会的。有了事故我自己也能处理。郑启明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同志。他就放心地去了。他们约定的时间总是十分准确的。

她来了。他们互相欣赏，拥抱，然后就上床。那情景是无比美妙的，她高高地扬起双腿，其中的一条还挂着红色短裤，像一面小旗儿。然后他就要走了，弯下腰去在她长长的眼睫毛上吻一下。她幸福地眯着眼睛。他突然说：“得把路口安上红绿灯。”她说：“安不安都行。我看得见。”他说：“司机看不见。”她说：“我不是按

你说的，穿白裙子了吗？你不是说这样很好看，像一只白天鹅吗？”

回到值班室的时候，郑启明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儿。郑启明现在当队长了，那时候跟他一样是一般民警，比他进步得快。他对安伟的诡秘行踪向来不加过问，因为这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更好，安伟处理事故更认真了，还建议把无灯的小路口都想办法安上信号灯，并积极地去活动，跑公安交通管理局的设施大队，因为他的白天鹅经常要从那个路口经过。

然而那个无灯的路口至今还黑着。设施大队听了他的建议，但不能只为这一个路口安灯，而是按最需要和次需要的顺序排下来，一排这个路口就算不上最需要的了，它只是个非常小的路口，所以排在后边了，等着吧，反正现在他已有了充足的时间等了，因为他的白天鹅已经在某一天夜里从那个路口上消失了。

他板着面孔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注视着前面的道路，车在道路上流动，每个车都有自己的神经，神经不能错乱。

老远就看到了事故现场，面积很大，已经堵了很多车，只是还没有堵死。把车直接开到事故现场的马路中央，没有靠边。车还没停稳，他就下来了。

从踏出车门第一步，到走到事故车跟前，那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虽然只有三五步，距离很短，但平时这三五步却要走很长时间。因为他要走出威严和权威来，把当事人的抵触、抵赖、侥幸、耍横，和与之正好相反的害怕、胆小、无助、冤屈等心理障碍狠狠地扫荡一下，因为这将为下一步处理调解事故节省大量时间，所以走得慢反而是快。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是一场比较大的事故，用眼一扫就知道有七八辆车撞在一起了。这时最关键的不是心理战，而是尽快地判断责任，清除现场，疏导交通。

所以他只是一闪，就站在了事故车前。王志刚叹服不已，好身手！赶紧拿了像铁饼似的皮尺盒跟了出来。他已在车上给停车场打了电话，让把大小两台清障车都开过来。这是安伟的预判，一般事故，都是勘查完了，才决定叫不叫清障车，这次他老远就看到场面

4 N 次碾压

不小，马上命令王警官打电话叫清障车。

平时在马路上行驶的车都是完整的，甚至是很漂亮的，但这些漂亮和完整的车，在事故现场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堆废铁。

一共有七辆车互相发生了冲撞。

这里正是一个十字路口，前面的六辆车正在等绿灯，老老实实地等着，没想到后面来了一辆装满石子的大卡车，它很疯狂，它没有耐性等，它怎么也刹不住闸了，直冲了过来，把一辆出租车越过冬青隔离带放倒在非机动车道上，擦挂了两辆轿车并把它们甩到自己的后面，尾追了两辆客货，挤扁了一辆奥拓。

包括它本车，这七辆是受损严重的，还有三五辆虽然磕着碰着了，但受损不太严重，反正也不是自己的责任，就自认倒霉开车走了。这七辆车走不了啦，本来绿灯一亮，就可以走的，现在绿灯不知亮了多少回，它们却走不了，它们得等在这里让警察给分清事故的责任，再说有的车被撞得支离破碎死在这里了。路面上全是撞掉的保险杠、车灯、碎玻璃什么的。

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连那个被挤扁了的奥拓，也专门给司机留了一个小空儿，让他安全地钻了出来。现在他的车受损最重，他却最高兴——拣了一条命。

安伟转圈一走，让把一辆客货车从马路中央推开，打开公文夹在勘查图纸上画，他画得飞快，一边画，一边移动脚步，站在一点上，抻住皮尺的一端，小王在另一端报出数，他就写在勘查图上。没用几分钟，有这么多车的勘查图就画好了。小王伸头一看，各种车的平面图画得非常像，位置清晰准确，这又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画图就冒汗，各种车的简单平面图就是画不像。

这时清障车来了，整个车体就是拖板，开动液压装置把它斜着伸向挤扁了的奥拓，司机们从后面一推，扁奥拓就上了清障车。还没装满，又请上去一个小车。这个清障车走了，腾出地方来，另一辆又上来，拖走一辆客货。

别的车看看还能开，就好像跟在清障车后面，慢慢悠悠去了停车场。这时只剩下那辆肇事的黄色拉石子大卡车了，司机刚刚冒上来。刚才一出事，他就下车跑了，怕人们揍他，现在有了警察，并

且把现场清理得差不多了，受害车的司机也跟车走得差不多了，他才敢露面。安警官让他上去开车，他说闹坏了，打死我也不敢再开了。

正好这时候从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科请求支援的一台进口清障车也来了，它真是与众不同，红蓝色的车体无比鲜艳，造型也很美观，关键是马力大，停车场那两辆清障车根本拉不动这个装满石子的庞然大物，但这个进口清障车拉起它轻松地走了。

小王攥着一摞本子上车了，都是刚才司机们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姓名和联系电话我还没登记全呢。”他声明说。安伟说：“你只要记住肇事大卡车司机就行了，别的都没责任，明天都会自动来找咱。”王志刚讨好地说：“是啊，安哥，这事要让我处理就崴泥了，没有一个小时下不来。你几分钟就完了。”

3

晚上安伟去会那个女人。他很认真，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真如朋友所说的那样非常美丽。这时候他又想到那个无灯的路口，想到了他那只闪亮的白天鹅，她们能相比吗？他展开了幻想。王志刚扭头看了看他，说我把你送到那儿就走，约会的事我可不能瞎掺和。

他们将车停在了一家咖啡厅前。

但是还没下车，便接到报警，他们只好飞速向车祸现场奔去。

事故发生在市区以外的国道上，没说大，也没说小，看来指挥中心得到的信息也很笼统，连地点也不明确，得顺着国道找。出了市区，国道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警车中速前进，打开大灯，在光柱里搜寻着目标。不时有对头车开过来，均引起安伟的警觉，总以为是肇事逃逸的车，因为指挥中心的通知没说具体情况，他估计肇事逃逸的面儿大，只把受害的一方丢在了马路上。这种情况多了。他还拦住了一辆大卡车检查了一下，名义上是看超不超载，实

6 N 次碾压

际上把前后左右看了一个遍，并没有发现碰撞刮擦的痕迹。

他们继续沿着国道寻找。忽然手机响了。他赶紧接听，以为是指挥中心进一步的指令，没想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安伟吗？我是黄英。我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你怎么还不到？”安警官迅速在脑子里推理判断，这就是朋友给介绍的那个女人，声音很甜美，再加上预先打了包票的漂亮，他心里很高兴，只是自己在执行紧急任务，实在不能多讲话，就很遗憾地说：“对不起，307 国道上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我正赶着去处理。”

说到这里他就静静地等着对方说话，心想她如果讨厌警察这种工作，这时候就该表现出来了，那么很好，就此打住，连面也不用见了，尽管漂亮，还外加声音甜美，也得割爱。讨厌我职业的人，我是不会爱的。白天鹅就不讨厌。

让他没想到的是，电话那头竟然十分激动起来，大声问道：“真的吗？确切地点是什么地方？伤没伤着人？几辆车相撞？你们去了几个警察？”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这可是他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他非常高兴。便满有情调地对她说：“谢谢你对警察工作的关心。只是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我和我的搭档正在寻找目标，只知道是在 307 国道上。估计可能有人人员伤亡，夜里出车祸一般都是很严重的。如果有死亡情况发生，我还得打电话通知我们队长出现场，还有法医也要出现场，那就热闹了。”

那头急不可待地说：“真的吗？太谢谢你了！你真伟大！拜拜！”

挂断了。安伟注视着手机，微微发笑。他兴奋地打了小王一拳说：“简直是志同道合！”

他们还是一路搜寻，一路拦住对头车盘查，看是不是逃逸的车，并询问前边有没有发生车祸？都说没有看见。二人便有些没底了，对头车开过来多远的都有，怎么没发现车祸呢？难道这是一起不大的事故，互相私了走人了？或者只撞了一个行人，一辆自行车，目标太小，没有看见，或者撞到路基下面去了？找，还得坚定地找下去。又一想，既然这么不好找，不好确定地点，那么是谁报

的警呢？

正这么想着，后面跟上了一辆小车，并不超越他们，而是保持一定距离地跟着。什么意思？也许没什么意思，跟就跟着吧，也许人家以为跟着警车走夜路比较安全呢，这是好现象。也许驾车的是个女人，女人一般都胆小。让女人跟着吧，这多好！

又走了不一会儿，发现目标了。的确容易被忽视，是一辆三轮挂斗车，拉了一车梨树苗，停在路边，不细看，根本不知道是出了事故的。但安、王二人就不同了，他们看得很专业，也很仔细，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问题。车有些向外倾斜，之所以没有倒，是因为后斗里装的梨树枝给支撑住了。司机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他们下车查看现场。先看人，安伟摸了摸脉，还有，虽然很微弱，但还有，还在一下一下地跳。他让王警官打120，自己继续查看。这是一辆有驾驶室的三轮农用车，坐着司机的一面被撞瘪了，司机被夹在里面不能动弹。他从撞击点上把一些漆皮用镊子夹下来，放进一个小铁盒里。他还在地上发现了一些沙粒，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到。但他注意了，看到了，并把它们捧到一个信封里。当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只觉得眼前有一道电光一闪。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心想，小王这回比较主动，平时他都是负责把照相机取出来递到他手里，自己是不敢照的，这回却照了，好，主动点好。

除了感觉到小王在拍照之外，他还看到眼前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晃来晃去。这使他产生了迷信思想，他喜爱的白天鹅又飞回来了，也许另一个世界并不太好，她便不远万里，冲破艰难险阻，飞回来了，飞到了他的身边。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所以不敢认真地看，怕一认真看，看成真实的了，幻影就没有了，白天鹅就不见了。

越不敢认真看，这个白天鹅越清晰。飞来飞去，有时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但他还是不敢定睛注视，怕那样一来就没有了，只是在她从眼前闪过时，眯着眼看一下。可是万万使他想不到的是，白天鹅竟然说话了：“这算什么性质的事故？安伟警官。”

声音不像他的爱人，但更柔美，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志刚走过来，把相机递到他手里。他一愣，说你不都照完了吗？王警官吃

惊地说，我什么时候照了？不是你照的？不是，我根本没动相机。这时候眼前突然电光一闪，接着是持久的明亮，让他睁不开眼睛。那个柔美的声音又出现了：“对不起，先闭上眼睛适应一会儿。”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说：“王警官，这算什么性质的事故？”

这时他才彻底清醒过来，回答说：“这算恶性事故。”

他看到电视台女记者穿着白裙子站在他面前，使劲眨了眨眼，确定不是幻影，并立刻作出判断，刚才照相和倏忽来去像白天鹅似的飞翔的就是她。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女孩在他眼里立刻亲近起来。她不仅能像白天鹅似的飞，而且多么漂亮啊！而且能这么关注交通事故，深更半夜的还出来采访。她好像一下子就占据了我的心。

照明灯好像炸弹一样把夜的铁幕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她把话简举到安伟面前等着他回答她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恶性事故？但是安警官不想回答她的问题了，他一贯不愿意干这种出风头的事，风头应该让领导去出。他一个一般民警，虽然老百姓都称他们为警官，他们内部也默认了这种称谓，但他实在没有一点职位，就是个一般民警，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形象跑到电视里去，有失他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很关心那个农民的死活，又伸手到他鼻子跟前试了试气息，确定还活着，才放了心，只是仍然昏迷不醒，救护车又迟迟不到，让他心里焦急万分。

他用手机向中队长郑启明汇报了情况。一般事故他是不用汇报的，死人事故是必须汇报的，领导要出现场。现在虽然还没有死人，但不能担保过一会儿不死。而且还来了电视台的记者，这就更有必要把领导请出来。郑启明没有推辞，说我马上就到。

4

安伟不出镜，女记者也没闲着，她围着事故车和两个警察说这

说那，电视台的两个小伙子用镜头和灯光围着她转。路过的汽车到这里都减一下速。安伟大声喊，注意安全！

老远听到救护车响着警报器来了。安伟这才放了心。他先拿过相机给昏迷的伤者拍了照，把车门和司机楼照了相，然后把王志刚叫过来，二人把挤压死了的车门打开了，小王还划破了手指。他们干这活的时候，女记者让镜头对着他们，说个不停。

安伟忽然感慨地说：“救护车如果能像你们记者来得这么快就好了！好多人都是因为抢救不及时才死的。哎，你们是怎么得到的信息？”

女记者微微一笑说：“这是军事秘密。”

安伟却很明白：“我知道。指挥中心主要是由过去的 110 组建起来的，他们的行动希望记者给宣传，以便鼓舞士气，震慑犯罪，所以往往接到报警，就主动通知记者。我们事故却不一样，怕记者宣传，因为一宣传就难免跟实际情况有出入，当事人抓住了，跟我们讲条件，说记者都那样说了，都上电视了，都上报了，使我们很被动。当事人不是刑事犯罪，哪怕有的要负刑事责任，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采用强制手段。”

女记者说：“安伟同志，您的体会很有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谢谢！”

安伟赶快说：“不算！不算！不准播出去。我声明。”

救护车到了。在大夫的指挥下往外抬人的时候，安伟看到当事人手里攥着手机，就拿了出来。上面显示的号码有 110 和另一个一般的电话号码。他这才知道，指挥中心的信息是从这里来的。心里暗暗高兴，这说明受害人当时还是清醒的，那就还应该记得肇事车的样子。他对小王说，你跟着救护车去，当事人清醒过来，先问问情况。

救护车开走了。照明灯也关闭了。大家站在黑暗里。

安警官故意说：“今天就到这儿吧！过一会儿清障车来拉这个三轮农用车，我看你们就不必等了吧？”

他是想考考女记者的机敏程度。刚才他给郑队长打电话时，她是应该听到的。听不到，那就太不称职了。听到了却不能判断出什

10 N 次碾压

么来，那就更不称职了。

果然记者不是白吃干饭的，大声说道：“安警官你骗谁啊，过一会儿你们郑队长就来了，再说还有伤者的家属呢，你们能不通知人家？”

安伟觉得这个记者还真不简单，不仅知道郑队长要来，而且知道家属也要来，就想进一步考一考她：“那我再请问一句，家属怎么会来？谁通知的？”

“这……”

“很简单。”说着把当事人那个手机向她展现了一下，“家属已经快到了，根本不用我们通知，当事人在他昏迷之前已经通知了。”

这是他对第二个电话号码的判断。

“到底是警察！”女记者赞叹道。

“你也很了不起！”他由衷地说，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那条迷人的白裙子。

“我哪儿了不起？”她还要刨根问底儿。

“你很有敬业精神。”

“就这？”

“你还长得漂亮。”

“突突突”一阵响，开来一辆拖拉机。男男女女跳下许多人来，连声问，人呢？人呢？我们的人呢？有一个女人站在车前眼都直了。安伟判断，这肯定是受害人的妻子。就上前安慰说，人没事，受了点轻伤，送医院了。那女人却果断地说，我不信！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女记者也没好意思让打开照明灯录像，怕突然一亮，把大家惊吓住。这时她瞅了个空子，走到那个女人面前说，大嫂，大哥没事，刚才我看见了。那女人沉默不语。女记者赶忙打手势，使眼色，让两个伙伴打灯录像。

一下子变成白昼一般，大家惊奇地叫了起来。女记者适时地说，反正事故已经发生了，让我们大家总结教训吧！她把话筒举到一位老者面前，老大爷，这一带经常出现交通事故吗？老者很配合，而且不犯怵，说可不是，经常出现事故，前几天还轧死一个学

生呢！跑了。这回又是撞了人不管，逃跑了，真不像话！得好好整治整治！

那女人突然打断了老头的说话，走到话筒跟前。这正是女记者求之不得的。刚才没敢直接采访她，是怕她心情不好，才找个老头来过渡。没想到过渡得很成功。她赶快问道，大嫂，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大嫂抻了抻衣襟，郑重其事地说：“我男人肯定是受了重伤了，现在究竟还在不在人世也说不定，你们最好不要瞒着我。我心里镜儿似的，他在手机里说了半截话，就没有声儿了，肯定是不行了，要不就是昏过去了。可恨撞我们的人，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啊！我借着电视求广大观众了，看到可疑的车辆可得给举报举报啊！我们孤儿寡母，没有经济实力报答大家，我给大家鞠躬了。”

说着就对镜头鞠起躬来。

一辆小车开到现场停下来，从驾驶员座位上走出了吉祥事故处理中队队长郑启明。他带着八百万像素的高级照相机，以为会有死亡，会有尸体，那就用这个高级相机来拍照，别的警官带的相机达不到他这个相机所达到的清晰度，这是科里专门给队长配的。没有尸体可照，他就要照现场，照车辆的撞击处，可以拍得特别清晰，纤毫毕现。重大事故必须用这个相机来留下证据。可是没等他干这些事情，受害者的家属已经把他围了个密不透风。

为首的还是那个妇女，她很有气势地跪了下去，说队长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这种情况郑启明见得多了，遇到死亡事故，家属一般都是这样。但这起事故是不是有人死亡了，他还拿不准，也就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安伟过来捅了他一下，小声说，人送医院了，没事。他一听心里有底了，说大嫂，你这是何苦呢？人还好好的，一点事也没有。现在咱们需要的是冷静，寻找证据，寻找线索，捉拿逃犯。来，起来，你先起来。

说着就把大嫂搀扶起来。搀的时候近距离一看，那妇女还很年轻，且很有几分姿色，叫大嫂不太合适，就改口说，大妹子，你先放开我，抓这么紧干什么，我也不跑。好，这就对了，放开我让我

干活，我们好尽快地找到肇事逃逸的司机。

由于队长把让他干活提高到找肇事司机的高度，大家便立刻对他提供方便，他乐意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了，不再拉着拽着妨碍他执行公务了。于是郑启明就拉开架势给那辆三轮农用车拍照，找角度，选距离，站着拍，蹲着拍，拍完概览照，又拍细目照，一切都做得非常到位。女记者在旁边一边解说，一边指挥录像。

清障车来了。大家正要把整个三轮农用车连同车上的梨树苗一起弄到车上去，郑启明说，慢着，听我说几句，咱们现在虽然摊上事故了，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我们不能忘了生产，所以这梨树苗不能拉走，这不是直接证据，而且我刚才已经拍了照了，梨树苗留下，派人看着，一会儿用车拉回家去，要赶快栽，别错过季节。

女记者看到人们在卸树苗和调度清障车，觉得这个背景实在是不错，正好郑队长站在旁边指挥着，就抓住这个时机走过去，说郑队长，对于这起交通事故，您有什么要说的？郑启明扭过头来，心里早有准备，显得很沉着，却故意咳嗽两声，说道，发生交通事故案件是非常不幸的，会给双方家庭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我是指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

5

值了二十四小时班，第二天上午还得照常上班，也就是说你不用下班了，连起来了，但下午可以休半天。这样的值班三天轮一次。不值班的这两天，除了休半天，就是处理手头积存下来的事故案件。值一天班要大大小小处理十几起交通事故，当场解决的占一部分，落在手里需要花时间逐步解决的足得有六七件。所以每个警官手里都有一大摞案件等着处理，忙得不可开交。

昨晚拉着家属到医院看了病人回来已经很晚了，还好消停了，路上一直没事。到了早晨四点多钟，汽车们出动了，事故便也发生了，连着处理了两起，都不大，刚回来呆了一会儿，又接到指挥中

心电话，说什么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时候已经七点半都过了，安伟就把事故交给了下一班。下一班还很不满意，说还不到八点钟交班的时间呢。安伟说这事故过了八点肯定处理不完，那不等于我们给你们打工了？现在已经快八点了，等你们赶到现场，恰好正点上班。

打发那个弟兄走了，便接待当事人。院子里早就站着很多当事人。吉祥事故中队是租的市的房子，办公条件与别的事故中队比较起来要好一些。这都是队长郑启明操办的，这人比较精明，粗中有细。

这是一个四方院，平房，每个办公室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写“事故处理”第几室第几室，一共五个室。还有一个大屋，挂着一个大木牌，红字写着“等候室”，显得有些招摇，因为这是便民措施嘛！当事人来了不必站在院子里，可以坐进屋子里来等。屋子里有一个乒乓球台，四周有板凳，人们坐在那里等候，像开会研究问题似的。人们也确实互相说着自己的事故，总结经验教训，显得非常亲密。但大部分当事人并不坐进等候室里来，都是立在院子里，时刻准备着进到某个室去解决问题。

昨天发生事故的当事人，今天都找上门来了。若干天前发生事故的当事人，没解决完的，也找上门来了。当时发生事故时，可能心里窝着火，互相争吵，态度不好，现在全都心平气和了，再不愉快，再倒霉，也都认了，解决问题要紧。多是一对一对地来，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双方，撞车的双方，这会儿却像朋友一样彬彬有礼。有的打交道时间长了，比如伤者住院治疗养伤一下去就是好几个月，需要对方不断供给医疗费，现在伤好了，来办手续，让警察给各种单据签字，开证明，以便走保险，二人就非常地亲密，好像亲兄弟。也有大闹的，但不多见。

昨天发生事故的当事人都来找安伟和小王。最先进来的是一个女出租汽车司机，领着一个十八九的青年人。安伟很纳闷儿，难道这就是那个被撞的男孩吗？

当时他们赶到现场时，只见出租车在那儿停着，男孩的山地自行车也在那儿躺着，只是没有双方的人。